

西北軍傳奇

我所認知的劉汝明

● 董熙（陸軍退役中將）

統馭手段不學有術

坊間有一本寫劉汝明的書，我讀了之後，覺得和我所認知的劉汝明將軍，不是同一個人。

政府來台後，大人先生們，發了寫自傳回憶錄的熱，無不自吹法螺，還有些年譜追思傳記文章，看了這些寫作，文官都是吏治清明，政通人和。武將更是能征善戰，克敵致果，個個功在黨國。事實上大陸時代，我們黨政軍派系傾軋，有私無公，官僚成風，貪腐無為，只有些宣傳文字，表面文章，以致斷送了好山河。

在這些自我吹噓，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文獻，看不出大陸的失敗，和他們扯上一點關係。多年來我們政府上下皆在誇功飾過，欺世說謊，這成了我們的政治文化，劉汝明將軍不學有術，環境特殊，自不例外。一些傳記書刊，將來是我們歷史資料，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古人已慨乎言之，於今益信言之有理，因此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。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我從陸軍大學畢業，因原來服務的部隊編散了，當時宋哲元正主持華北軍政，招兵買馬，延攬各方人士。參謀本部，將我

分發二十九軍一四三師，以中校任用。師長劉汝

明，本是西北軍的名將，當時兼任察哈爾省主席。十二月十日，我到張家口報到，師長不在師部辦公，我到省府晉見，師長劉汝明稱我為董先生，問了幾句話，寫了一個小紙條，給兩百元四個字，也不簽名，當時我不知所措領受紙條後，鞠躬而退。經詢問同事，據說這是師長的見面賞賜。

西北軍的老規矩，新來的人稱先生，過了相當的時間，按職位稱呼，再過久了，直喊姓名。過半個月後，舊曆年將臨，師長送給我一件紅狐腿皮袍，約值大洋九十元左右。又過半個月發餉，我領八成薪，新進人員三個月是八成薪，以後又發現三十五天發薪一次。一年只有十次（十個月）的餉。我這才恍然大悟。原來的賞賜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只是將國家的給予，變成私人的賞賜。一天劉師長來到師部營區，一下汽車，士兵蜂擁而來，將師長包圍，每人掏出一個小紙本，伸手要錢。師長就在他們的小本子上，用鉛筆寫給伍元，寫到預定的數目，說：「沒有了，下次再來。」

師長揮手登車想要離去，群眾抱圍著汽車攔

阻，熱鬧一番。他是有計劃的按時輪流到各營區散錢，如果士兵不攤上要錢，他認為士兵對他不親熱，該營區的營連長要受責斥。他喜歡營團長找他要錢，這是一種與營團長直接建立關係，從事考核的手段。要錢必須有說詞，能討他喜歡，裝傻是最好的方法。

一位劉團長向劉師長要錢一進門敬禮接著：「報告主席俺老婆來了」主席笑著說：「你當了團長還這樣土氣應該說太太來了。」給三百元。

一次我隨劉師長去特務團，他以點名的方式會見該團官長，師長拿著名冊，要這位特務團長面對列隊的官員，一一呼叫姓名，其中有四位官長，叫不出名字，師長扭頭而去說：

「當團長不認識全團幹部罰薪三月。」事後我同這位特務團長聊天，認為師長要求過嚴，特務團，有砲工、通信、騎兵各營，駐地分散，官員有九十人之多，團長焉能都喊出名字。他說：「你老兄到此不久，不知其中奧秘，我都能叫出他們名字，團長就當不成了」。這真是棋逢對手，與劉備聞雷失筋，同為臨機應變之妙。這位特務團的團團長不久就升了旅長。發餉是一件有趣

的事，規定團長親領軍需草好賬，將錢放在一邊，團長進來，先問：「你這月領多少錢？」然後經過還價，團長討價，懇求，折騰一番，最後成交，這不是錢的問題。錢一文也不少，而是凡事化公為私，為劉汝明將軍一種統馭的手段，這種現象是委任經理，也叫包辦制所造成，委任經理乃中央對所謂「雜牌部隊」的三道緊箍咒之一，這部隊的士兵，來源也與一般部隊不同，而是以老兵招新兵，這是馮玉祥總司令的祖傳，士兵遇有婚喪事故請假回家，依其情形，給以二三百元。在窮鄉農村，二三百元，是一筆大數，足以誇耀鄉里，鄉下人羨慕不置。當時內戰頻仍，農村凋敝，教育又不發達，青年人除種田外，別無出路，一經呼召，跟著離家當兵，老兵招新兵，按其所帶人數多寡，另給獎金。新兵選擇，也有嚴格的規定。當過兵的，鑲金牙的，年齡超過二十五歲的，留平頭的，一概不要。但留有小辮子的則歡迎。軍中時常演戲，演出以三國戲為多，如：桃園結義，關公義不降曹，過關斬將，長坂坡等，以教義教勇，這是劉汝明將軍的精神教育，士兵多豫魯皖人，體格高大，逃兵極少，成為有團結的團體，帶兵相當的成功。練兵還是馮玉祥時代的作法，走正步，耍大刀，器械操，對戰鬥訓練，不講求，裝備更差。

西北軍無作戰計劃

蘆溝橋事變前，我升任參謀處長，曾沿長城作一次地形偵察，張家口以北附近的長城，並非磚砌，係以石頭堆壘，高約一公尺左右。想係古

代建築時偷工減料，蘆溝橋事變後，日機時來察

省飛翔，張家口已進入戰時狀態。八月十九日，偽蒙軍李守信部，開始向漢諾霸進攻不遑而去。

次日日軍鈴木兩旅團主力，展開全面攻擊，保安一旅旅長馬玉田陣亡。二十四日，我隨劉汝明師長去常峪口附近戰場巡視，在高梁田中，一位

營長腹部中彈，躺在一塊門板上，見師長來，呼喊救命。師長詢問看守人員，這位營長受傷情形

，說了幾句安慰的話。兩分鐘後，受傷的營長，已無聲音。西北軍不重視業務人員，醫官多行伍

出身，沒有後勤組織，倘當時立即護送急救，或不至於死，許多在戰地陣亡，並非一彈殞命，因

未能及時治療，致多貽誤。二十五日，第一旅旅長李奎自受傷。宋哲元主持華北時，日本特務機

關遍佈冀察平津，監視抗日活動，脅誘宋氏脫離中央。八月廿七日，上午九時，有張鳳峯者，銜

日本特務機關長大本之命，來找我同崔參謀長，一起去見劉汝明主席，研商日方所提出之條件，

我考慮我是新進人員，不便參與這種高度機密，拒絕陪往。一小時後，參謀長歸來，日方的條件

第一是軍隊放下武器，改編為保安警察，劉汝明主席仍繼續主持省政，第二條參謀長欲言又止，

立即令我快擬撤退計劃以及退卻命令。當晚八時開始實施，這是我在一四三師，第一次參謀作業

。西北軍向無文書檔案，師長在省府以電話指揮作戰，從來沒有書面命令，更沒有作戰計劃，所以打了八天仗，參謀處不知其詳。

中日既經宣戰，日本特務機關，應即拘捕，或壓送出境，而大本特務居然仍在張家口照常活

動，豈非怪事。

動，豈非怪事。

張鳳峯，是百分之百的漢奸，他是馮玉祥西北軍校畢業，送日本砲兵學校，日語流利，他是

省府參議，在第一旅掛名副旅長，專門負責與日本特務機關連絡。張家口撤退後，即不見張鳳峯

其人。他在日人卵翼之下，回河南組織偽軍，抗戰勝利後，一度反正，旋又與共黨部隊勾結，最後

共黨以其為漢奸把他消滅。劉汝明對張鳳峯頗多維護掩飾。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午三時，下達退卻命令，當時實際情況，並不如劉汝明所說的

嚴重，我們部隊可逐容撤走，在洋河桑乾河尚可

逐次抵抗，但均未照計劃去做，廿八日部隊經宣化浩浩蕩蕩向蔚縣附近撤退，敵機盤桓偵察，似

為送行，我才體會到大本特務的哀的美敦書第二項，似為中國部隊遵照日方要求撤出察省，日軍

不予追擊。八月廿九日師司令部抵蔚縣城，次日師長乘其坐車，與一部眷屬輜重由蔚縣廣靈太原

轉正太路，趨正定，劉汝明說他穿山越嶺，與部隊同行，完全不實。我和崔參謀長在蔚縣停留四

日等候部隊，稍加集結，率大軍沿太行山西麓，經孤飛口，插箭嶺，到馬關南下，轉正定，到馬

關以北，沿途不見村落，居民，山路崎嶇，通行困難，核桃樹遍山野，時正核桃初熟，飲泉水，

吃核桃，風餐露宿，四日夜不以為苦。相傳此路為明末李闖自成開闢，闖王到此，曾射一箭穿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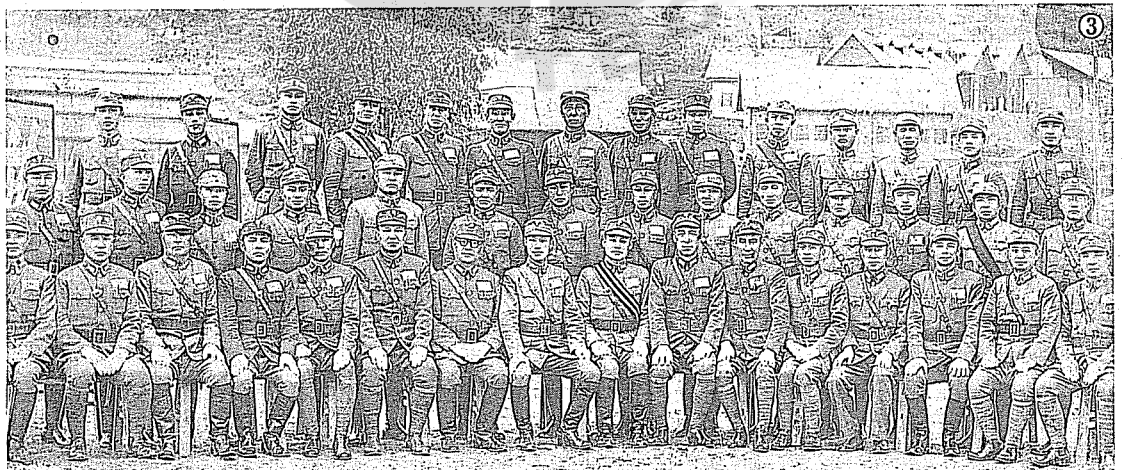
山壁，故有插箭嶺之稱，沿途風景絕佳，惜無心欣賞，部隊到達正定，宋哲元之廿九軍編為第一集團軍，一四三師擴為六十八軍。



①西北軍名將劉汝明。

②作者董熙近照。

③中訓團黨政班第四期官長畢業留影，三排右六為作者董熙。



喻 胡 岳 王 雄 王 佐 王 震 張 傑 徐 振 張 初 智 無 董 煥 陳 蕭 林 念 謙 初 陶 厚 綱
 應 植 鋒 劉 聯 奇 中 帆 果 世 烈 初 耀 顏 奇 勝 鍾 勁 奇 達 徐 臣 王 兵 文 揚 心 剛 宏 王
 魏 東 東 高 孫 始 振 李 白 琳 東 煥 德 邵 原 王 基 于 都 山 韜 英 泰 傑 陳 恩 吳 英 王 羊 林 范 謙 洪

劉汝明為軍長，我成為六十八軍參謀處長，部隊在邢台邯鄲間集結，在邢台北與敵小有接觸，此時日軍正向娘子關進攻，在平漢路以少數部隊掃蕩，掩護其側翼與後方，劉汝明說他在石家莊趙縣之間，與敵激戰，由中午至午后三時，旅參謀長陳先正陣亡，其實只是接觸而已。陳先正係馮玉祥送法國學警察，該員素有宿疾，係部隊由河北進入山東時，途中病故，軍又奉命經清豐南樂由東河董口一帶渡河，擔任河防。

張家口一戰名震全國

先是張家口戰後，大公報記者范長江，首先揭發張家口作戰不力，廣大疆土，七日失陷，察省省府，不掛國旗，不懸蔣中正委員長肖像，不與友合作等。至於接受大本特務機關長之哀的美敦書，范尚無所知，於是引起各地報紙響應，劉汝明之大名，播震全國。

當時部隊在行動，上級無法查究，此時軍事委員會，飭先將張家口作戰戰鬥詳報呈報憑核，參謀處對作戰經過，所知甚少。我只有就地地形形勢，部署大要，敵我兵力裝備，傷亡情形，作戰時日，在地圖上，反覆推演，最後編造出張家口作戰詳報，軍委會以所報尚合實情，一宗公案就此了結。劉汝明軍長對我亦加賞識，其實張家口作戰，第一是地形不利，敵人居高臨下，這一帶是沙石地，既無樹木，野草亦稀。第二為平時未做防禦工事，臨時構築，沙石堅硬，費時費力，第三為部隊作戰訓練不夠，裝備太差，在敵人空前強大火力之下，傷亡自然較多。何以平時不做

工事。劉汝明說，受到塘沽協定的限制。查塘沽協定為中國軍隊，撤退至延慶昌平通州寶坻以南以西，爾後不得越線前進，並不得作一切挑戰行為，日軍不越線追擊，自動歸還長城之線，其後有秦土協定，要旨相同，國軍撤出察北六縣，我們已放棄若干地區，未放棄的國土，築構防禦工事，既非出擊，又未越線，應不受限制。天下沒有挨打不許還手的道理，這方面，受到漢奸張嵐峰的影響很大。

徐州外圍遇敵乃劉汝明抗日之戰惟一的勝利，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，奉命參加台兒莊會戰，我隨軍長先到徐州參加長官部作戰會報，會後李宗仁長官午宴，有女記者謝冰瑩在座，李宗仁長官身軀矮小，像一位老太婆，太史公以張子房貌似婦人女子，不稱其志氣，余亦奇李宗仁將軍，何以能領導一方。六十八軍擔任徐州以北，至微小湖一帶警戒，防敵西竄，日軍在台兒莊慘敗之後，乃從津浦南北兩路，臨沂淮陰歸德各方抽集部隊，包圍徐州，以解台兒莊之危，長官部變更計劃，將包圍台兒莊日軍之部隊，向徐州以西及西南後撤，轉為外線，六十八軍移至徐州以西瓦子口及蕭縣附近，正值日軍一部南下，向徐州急進，經我側擊，惶惶而去，生擒日兵三名，洋馬十餘匹，斃日兵十餘名，這是劉汝明在抗日作戰中惟一的獲勝。

兩日後，奉命沿隴海路西進，劉汝明軍長想出一「點子」，想「點子」是他常用的術語，他認為沿隴海路走問題多，可能遭遇敵人，也可能隨時又有任務。他命令電台假故障關閉，不與上級

連絡，向鐵路西南行進，過了夏邑，再恢復連絡，果不出其所料。長官部正尋找六十八軍，向碭山歸湯恩伯指揮，他立即想出「點子」電復李宗仁長官，張家口作戰，湯軍曾歸我指揮，如此次由湯指揮彼此均感不便，請仍由李宗仁長官直接指揮。原來七七事變，察哈爾劃歸第二戰區，司令長官閻錫山，傅作義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，劉汝明為副總司令，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，南口張家口發生戰爭，山西同時吃緊，傅作義未出兵支援，亦未指揮，第七集團軍無形取消，十三軍在南口，我們一四三師在張家口，各自作戰，彼此亦無連絡，談不上指揮，此不過藉口而已。

第二天湯恩伯帶了許多禮品，親來夏邑拜訪，說明兩軍合作，分擔任務，談不上指揮，六十八軍稍向北移，問題如此解決。

敵人未向西竄，徐州陷後，津浦路南北打通，敵人下一步進窺武漢，我軍奉命擔任黃梅宿松小池口武漢外圍江防，軍部駐浠水，歸第九戰區指揮，長官部派連絡參謀李誠一到軍部來。此人黃埔四期畢業，自稱一向隨程潛反蔣中正，旋即為劉汝明所利用。是時武漢尚未發生戰事，軍部幕僚十餘人，至武漢遊覽，從浠水乘渡船，早去晚歸，甚為方便。當返回時，船正靠碼頭，敵機臨空掃射，船上人群，擁擠逃命，內有軍部高參閻頤一人失蹤，軍長又想出點子，又一次移花接木，旋又以旅參謀長作戰陣亡列報。七月底武漢外圍發生戰爭，小池口防守兩日失陷，長官部要法辦旅長張漢英。軍長又想出「點子」呈報張旅長因病臨時在後方休養，參謀長姚立中負責指揮

，已將該姚參謀長就地正法。姚立中就此離開六十八軍，傳聞去瓦崗寨一帶，參加共產黨游擊部隊了。

武漢撤守後，我軍向隨縣附近轉進，並擔任應山防守，派閻尚元旅前往，該旅到達應山，天已入夜，倉卒宿營，次日拂曉，遭敵襲擊，旅長受傷，應山失守。李宗仁長官電令查辦，軍長呈報應山激戰一日，傷亡甚大。旅長閻尚元重傷，查該股敵人，係由武勝關竄來，武勝關係胡宗南部隊防守，胡宗南應先負責，這個點子，又難住了長官部，遂無下文。我軍再西移至隨棗之間，歸第二集團軍孫連仲指揮，他又想出點子，呈報孫仿魯（連仲）早年係其下屬，請變更文序列，李宗仁長官為息事寧人，發佈劉汝明為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，按民國三年，劉汝明為第七師十四旅第一團第十連連長，此時由第二師撥來砲兵一連，孫連仲在該連當班長，砲兵連係師直屬部隊，雖同在一師，彼此不相隸屬，民國十一年，劉汝明升步兵團長，孫連仲升砲兵團長，十六年劉汝明升師長，孫連仲也升了師長，此後孫連仲職位每較劉汝明為高，劉汝明這種辦法叫做打麻糊眼，也是他常用的術語。十一月他去西安開會，歸來送我羊皮袍料一件，關於蔣中正委員長召開軍事會議的事，一字未提，也未帶來任何文件，民國二十七年底我在這部隊兩年，對這部隊的情形，及劉汝明將軍瞭解日多。他遇事要想點子，一言以蔽之，其目的在保持實力，我所有的建議，皆按正常的作法，他懷疑我是中央的情報人員，我知道他的事愈多，愈對他不和。民國二十八

年一月，調我為一一九師參謀長，師長李金田，為人豪邁尚義氣，對軍長劉汝明的作風，多所不滿，部隊的事，不多過問，作戰時身先士卒，受傷三次，他以吸食鴉片，玩女人養晦藏拙。師屬部隊駐桐柏，以游擊信陽確山間之敵，破壞其交通，桐柏山橫臥於豫鄂邊境，山高多霧，溪水交流，彙為淮河之源，山坡多茶樹，茶味清香，居民稀少，交通不便，茶遂無人重視。五月全師移唐河集結，我決心離去，在這部隊中，不能作事，部隊情形也不能多問，西北軍的傳統，十年之內算是新人，我又不是西北軍官學校出身永遠成為新人。

用兵秘訣統馭手段

從兩年多作戰中，我發覺劉汝明用兵的秘訣，他使用一師，師長只帶兩個團，團長只帶兩個營，一師兵力實際只有四個營在前方，只要搶一響，即報激戰一日，倘有營團長受傷，更大作文章，戰鬥如何慘烈，部隊如何苦戰，撤退時大部隊較上級規定時間提早，前方留置少數警戒兵力。營團長按規定時間離去，他們有馬，自然跑的快，他本人到規定時間，先與上級連絡一次。李宗仁長官有一次說劉汝明軍長最守時間，而不知他是坐汽車跑，西北軍的傳統不尊重下級官長的地位與尊嚴，要「罵不走，打不跑」的人，才可重用。我一次訪一四三師師長李曾志，他正接電話，將電話聽筒離耳邊很遠，事後他說，軍長常在電話上罵人，他罵就不聽，一次在行軍中，將團長李學舜，從隊伍中喊出，當街打了一頓，有

一位營長，被他打了一記耳光，用力過猛該營長的一隻眼球突出，他見此情形，而將該營長槍斃，他將部隊造成鐵幕團體，所到地方檢查郵電，嚴防對外通信，上級公文概不轉達，旅團長參謀長均無上級任命狀，我在兩年之內，他有三次，參加蔣中正委員長所召開的軍事會議，歸來均未將上級指示轉達。

離開部隊入中訓團

要脫離劉汝明這部隊，是不容易的事，倘企圖暴露必有生命的危險。處處有軍長的耳目，兩師長也在監視之列。到了唐河，我得了胃病，不進飲食，長臥一週，向師長請假，到後方療養，經請示軍長核可。我至陝西白河，攜着直奔重慶，另覓工作。在鐵幕部隊兩年，加上軍隊時常在動，各方失去連絡，一到重慶，四顧茫茫，不知如何著手。碰巧先遇到同學李益潤，他在軍委會當實際科長，他要我晉見蔣中正委員長。當時蔣委員長是世界上最忙的人，那有時間接見一個師參謀長，我認為無此必要，他硬主張我去晉見，並替我登記，囑我準備書面報告。蔣委員長見客，只限五分鐘，這書面報告，惹出了麻煩，也解決了我的問題。五日後蔣委員長召見，時為下午三時，我簡單的報告了部隊作戰情形，蔣委員長說：「你還是早日回去。」我堅決表示不能再回這個部隊，即將書面報告呈上，委員長說：「你好」。我鞠躬而退，四天後接到中央訓練團的通知我前赴報到，適教育委員會軍事組副組長張柏亭辭職，派我接任，並先在黨政班第四期受訓

大約四個月後，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，傳我到案，事由：「一一九師參謀長董熙，臨陣潛逃，通緝在案。」原來我到中訓團之初，軍令部第一廳副廳長，我的老師張秉鈞，即透露一點消息，教我不要和劉汝明打官司，他是軍閥，政府有顧忌，你有理也會吃虧。我想我是因病請假，久假不歸，不過撤職，沒有想到，他會捏造這個點子，為何歷時四月之久，才傳我到案，這值得一提，也看出做官的人，八面玲瓏，用心良苦。當我晉見蔣中正委員長後，我的書面報告，批交軍令部，另以手令將我交中央訓練團安置，軍令部次長熊斌，當過馮玉祥的參謀長，與西北軍的將領素有往來，熊次長看到我的報告，與劉汝明有關，立即通風報信，所以劉汝明通緝我的電報，很快到了軍令部，合該有救，中訓團調我的公文同時也到了軍令部，抗戰時規定，參謀長任免調遣，必須經軍令部核准，中訓團團長是蔣中正委員長兼，教育長是政治部部长陳誠兼，一般對外行文，以教育長名義，熊斌次長看到陳誠部長調我的公文，以為我與陳誠有關係，遂將劉汝明請求法辦我的公文擱置一邊，經過四個月的調查，方將這通緝公文移送軍法執行總監部，當軍法執行總監部，拘我到案，王副教育長東原將軍，教我不要到案，他與我去見蔣中正兼團長，他向團長報告後，團長立即說：「我知道，我還記得這件事。」就在拘提我的公文上批「免辦」兩字，於是通緝令一筆勾消，事後師友同學咸來問訊，均以為奇，抗戰時蔣委員長日理萬機，四月之久，接見中外要員，不下千人，小小的一個師參謀長

，召見不過五分鐘，何以歷久不忘，他們不知道並非我有何特殊之處，而是張家口一戰成名的劉汝明，深深印在蔣委員長的腦海中，劉汝明將軍這一個點子，沒有達到目的，在漢中一家報上，登了一個故事，大罵我一頓，漢中我無親友，第二年一位同鄉，從安康到重慶，我才知道此事，這個點子並不高明，不過他總算出了一口氣，餘怒未息，殃及池魚，李師長旋亦調職，這筆賬仍不算完，徐蚌會戰前，事隔九年，他到楊山候車，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迎接他在車站休息，他看見我，即向邱清泉司令官說，這個人是我通緝過的，邱司令官正要集合兵團幹部訓話，對劉汝明副總司令（當時劉是第八兵團司令官，兼徐州勦總副總司令）說：「既是副座舊屬，即請他陪你在候車」，邱即離去，此時劉汝明將軍有點難以為情，我陪他，在站長會客室枯坐二十分鐘，他不告而去，後來他向我說我是他的舊屬現在台灣，這口氣才勉強的嚥下去。

魔術高緊箍咒失靈

劉汝明生活簡樸，起居規律事母至孝，軍營生活，多年如一日。煙酒嫖賭，一無所好，集中精力，窮思深慮，掌握兵與槍，利用環境，以保其權位。中央對雜牌部隊有三道緊箍咒，第一為人事孤立，第二為軍餉包辦，所謂委任經理。第三為高架懸空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況這個道本不高明，這三道緊箍咒，反為其利用，人事孤立，遂將部隊造成鐵幕，增加其內部團結力，激起對中央不滿。軍餉包辦，使其經費運用自由，

三十五天發餉一次，手中有錢，到處通神。第三道緊箍咒「架空」，劉汝明早有對策，將六十八軍傳位其弟劉汝珍，一四三師傳其子劉鐵軍，高架而不空，劉汝明在抗戰戡亂，由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，綏靖區司令，兵團司令，徐州勦總副總司令，遊蕩於戰地，直到撤至高雄才放下武器，應該是傳奇中的傳奇，得來不易。揆其權謀，概有下列大端，一、以小恩小惠收買兵心，二、建立鐵幕，掌握部眾，三、陽奉陰違，保存實力，四、對中央即小離，逃避重大任務，五、以打麻糊眼爭取地位，六、遇機調皮，引起上級重視，七、親兵輕將，架空其師長，或以我在其部隊，僅有兩年六個月，所見不免管中窺豹，只見一斑，但見其一斑，即可知全豹，蓋其目的不變，隨時間之歷練，而手法日益高明，倘我能追隨到底，必能寫出一部奇書，與鬼谷子比美，惜親炙未久，所知不過點滴，劉汝明將軍亦未傳其術於後世，殆以其子鐵軍，受過良好教育，才學並茂，且為中央軍校畢業，已成黃埔子弟，軍校的好同學，不再被視為雜牌或恐後人用其術，而鄙其心或者以其術，只能心領神會，不可以言傳，是以不傳，劉汝明將軍幼時家貧失學，十七歲時，帶了兩個小米綠豆饅子，離家從戎，為營長馮玉祥所賞識，二十年間居然成為西北軍名將，開府建節，實足以自豪，倘能善用其術，其成就當不止此。

同時他為了部隊的存在，也為了自己的前途，出點子，使用統馭手段，有時是事非得已，情有可恕。